

# iMoney 全版專欄 〈一名經人〉

## 知識的命運

上月得知 Paul Romer 得經濟諾獎後有感而發：傳統學界在當代似已陷發展樽頸。

不是說 Paul Romer 不配得獎，以區區的層次亦無資格說此話。然而在學界中人，則習俗上有讚無彈，是必只會歌功頌德。一來因為學界畢竟是小圈子，山頭主義嚴重，得罪猛人的後果可能是以後無立足之地。二來學者性格多謙厚，真的習慣上只會讚。

如果諾獎的原意是頒予開山鼻祖或知識革命家等，那麼諾獎確是愈來愈偏離原意。Paul Romer 的經典模型，其實框架上跟卅年前得獎的 Robert Solow 之模型分別不太大，只是前者將後者框架加上研發部分並內化（endogenised）。又如 2013 年得主 Lars Peter Hansen，與 2011 年的 Thomas Sargent 和 1995 年的 Robert Lucas 其實經常合著發論文，三人的貢獻雖也偉大，但屬同類，廿年內頒三次的原因何在？在以前譬如 1970 年代的 Paul Samuelson、Simon Kuznets、Wassily Leontief、Milton Friedman 和 Herbert Simon，皆各獨領一獎，而全部亦確是開山鼻祖，行內鮮有異議。縱在微觀經濟佔半的博弈論，John Nash 等鼻祖也要到 1994 年才三人分一獎；可見近年獲獎的門檻確實低了很多。

類似的情況其實也見諸物理學獎：近年因應用（相對於純學術）獲獎的顯然多了，因觀測（相對於純理論）而獲獎的也多了。這多少反映純學術、理論的突破似乎少了：在傳統領域上，發展似多局限在複雜性上，新的理論、公式變得愈來愈多、愈來愈長，但新意成分不多。縱有突破亦多在新領域上，如機器學習等，但到底這是處理大數據的「技術」，雖然無可否認也是突破，不過往後能否如昔日的物理般衍生出更多的突破，看來並不樂觀。文初提到的「傳統學界發展樽頸」，大概可從剛才的描述中得到印象。

理論突破，除人和外，很大程度要天時地利之助。新知識框架的往往因需求而生，有因疾病、有因生活、有因戰爭。今天，起碼發展國家的生活不錯，或許因太安逸了，突破的需求減了，諾獎門檻也因應降了。

羅家聰  
環球金融市場部